

## 在“飞入芦花都不见”处相遇

□王志高

汪曾祺说:“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,一听就记住。语言的唯一标准,是准确。”读王彬彬的《十论汪曾祺》,便是沿着这话,走进一场持续数十年的精神对话。

王彬彬以“快人快语、行云流水”的批评风格著称。面对汪曾祺,他敛起锋芒,换上近乎虔诚的细读姿态。《十论汪曾祺》中,十篇论文层层递进:从早期小说片论,到创作资源、修辞艺术、语言美学,最终抵达心理表现与文学史价值。尤为难得的是,他将大量笔墨倾注于汪曾祺四十余篇早期小说——这长期被忽视的部分,恰是理解汪曾祺文学基因的关键。

纳博科夫认为:“好读者是重读者。”王彬彬正是如此。分析《翠子》时,他捕捉到一个细节:翠子打着风雨灯迎接男主人归来,“却是父亲提着灯的。翠子静静地跟在后面。”丫头本该为老爷照路,老爷却接过灯为丫头照路。王彬彬感叹:“仅仅这一个细节,就把父亲对翠子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”

王彬彬的批评语言与汪曾祺的创作

语言形成奇妙互文。汪曾祺主张“融奇崛于平淡”,王彬彬则以平实之语抵达深刻。他将汪曾祺小说语言分为三类:口语化极高的《受戒》、书面语与口语平衡的《大淖记事》、书面化极高的《徙》。看似简单,实则系统地把握。

书中对汪曾祺修辞艺术的剖析尤为精到。汪曾祺自道:“小说是回忆。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,除净火气,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。”王彬彬抓住“除净火气”四字,深入其语言炼金术。汪曾祺写《徙》,开头从“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歌,都已经消失了”删改为“很多歌消失了”,他满意地说:“我牺牲了一些字,赢得的是文体的峻洁。”王彬彬既有赞赏,也有清醒审视:这种“简益求简”是否也有“以辞害意”之虞?他不盲从,在理解与质疑间保持独立。

汪曾祺早年也“华丽”“多变”,有过恃才傲物、飞笔凌云的年少时节。王彬彬不让他被简化为“冲淡平和”的标签,而是还原完整的发展脉络。从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主义尝试,到80年代的口语化回归,汪曾祺的道路是断裂与延续间的艰难抉择。他对现代主义“设了底限”——良好的

“语感”和“用词的准确性”,这与其说是保守,不如说是对汉语尊严的坚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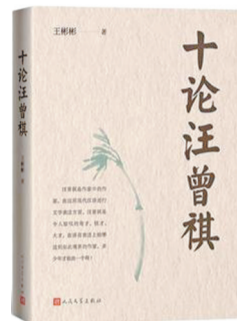
卡尔维诺提出“轻”的美学:“以轻盈的方式抵达沉重。”汪曾祺的小说恰是典范。他写孟老板卖女还债,写戴车匠与路人的悲欢,在王彬彬细读下显露惊人的文学重量。分析《最响的炮仗》中孟老板“忽然发现这家伙的头真小”,王彬彬指出:“不是因为对其万分厌恶才意识到了他的头小;而是意识到了他的头小后,对其更为厌恶。”这正是“贴着人物写”的功力。

《十论汪曾祺》的深层价值,还在于提出一个关于文学批评本身的命题。王彬彬说:“写小说就是写语言。”王彬彬以行动回应:读小说就是读语言。他的批评不是居高临下的裁判,而是与文本平等对话的细读。这既是对汪曾祺的致敬,也是对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的一种示范。

汪曾祺回忆,七岁读“一片一片又一片……飞入芦花都不见”,便已感受到那句子的美。他说自己写散文、小说的方法,“也许是从‘飞入芦花都不见’悟出的”。王彬彬的《十论汪曾祺》,何尝不是一次“飞入

芦花都不见”式的阅读?十篇论文,如十片雪花,落入汪曾祺那片温润的文学芦花之中,消融于难以言说的审美共鸣。

汪曾祺还曾说过:“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,沉溺其中。苟有所得,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。”王彬彬沉溺于汪曾祺的文字世界数十年,所得者何?正如他所揭示:汪曾祺的价值,不仅在于写出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的优雅余韵,更在于以一生的写作证明——汉语在现代性浪潮中依然保有从容、准确、温润的力量。



《十论汪曾祺》  
王彬彬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知识就像一个圆,圆内是已知的,圆外是未知的。你学得越多,圆的周长越大,接触到的未知就越多。



## 纸上万物

□陈志宏

合上王芸散文集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,女性特有的细腻与坚韧在字里行间流转生辉。作者以八年光阴深入非遗腹地,真实记录、深入思考,为传承人立传,为工匠精神画像,勾勒出丰盈鲜活的文化图景。

得益于早年新闻采编的历练,作者对非遗有异于常人的敏感,但凡遇有契机都会投入百倍努力进入现场。观察南丰傩舞时,她拉上闺蜜奔赴南丰县石邮村,跟随傩班沉浸式体验,为观看正月十六“搜傩”这一核心环节而兴奋难眠,归来后创作《观傩记》。

在萍乡与陈全富因方言不通,作者录下视频一遍遍观看,不懂之处请文化馆馆长翻译。这种近乎执拗的认真,恰是她坚韧品格的写照。《傩影如刻》中,她捕捉雕刻艺人将光亮刻进傩面具的细节。她与南昌采茶戏传承人魏小妹的缘分始于2015年,前后两三年跟访无数,又陆续采访十多位采茶戏艺人,写下《有一种美丽由来已久》。

作者秉持“写人、写命运遭际、写情感精神状态”的原则,以人为主角建立非遗文学档案。剪纸艺人雷丽娟“专注于剪刀与纸张的咬合,在每一分每一寸的剔除中实现着建构”,这专注的神态被作者精准捕捉;景德镇高温颜色釉传承人邓希平一生的风云变幻,在《瓷上宝石》中得到细腻呈现;采茶戏传承人魏小妹与戏曲交融的一生,更被作者以浓墨重彩之笔立体刻画。这些传承人的技艺与人生,在王芸笔下绽放出独特光彩。

作者将瑞昌剪纸、乐平戏台、文港毛笔等非遗项目进行细致描摹,既有纤毫毕现的写实意味,又有云烟苍古的写意风度。《看这台上春色如许》关注隐于乐平乡野的古戏台,“一座座戏台之上,万千人物与故事如梦似幻地川流而过”,这抹“永远不会淡去的春色”中,蕴含传承人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守护。作者深知,为逐渐式微的文化元素保存文学档案,是一种文化母性般的责任。

思考者的身份让作者的文本超越单纯记录。她说:“任何技艺都是依附于人才得以实现和传承的,人是被选中的媒介,也是具有主动性的创造者。”她深知,非遗高度依赖人,一旦后继无人必将陷入“人亡艺绝”的尴尬境地。在《有一种美丽由来已久》中,她的思索饱含人文忧患:“戏曲是活态的文化,靠人来表现、传承、创造,而人是会老去、离开的。”

这种忧虑转化为对传承的特别关注。作者发现,许多非遗项目因女性参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。剪纸、刺绣、陶瓷等领域,女性传承人往往以惊人的耐心与审美直觉,将技艺推向极致。

历时八年的创作,又花了两年时间修订,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一书是作者向传统文化奉上心血之作。翻阅她建立的非遗文学档案,清晰可见源远流长的文明之光。这份真诚,让非遗书少了些学术的冷峻,平添鲜活的生命温度;跳出了宏大叙事的框架,更加关照个体的命运与尊严。

纸上万物,浮现如初。



《纸上万物浮现如初》  
王芸著  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## 逆袭

□张家鸿

如果生来便双腿无法行走,意味着什么?可以想见,意味着难以上学、难以工作、难以交朋友。这正是笔名为“柳客行”的马骏的真实处境。他看着旁人一同嬉戏、出门工作、外出闲谈、步入婚姻、为人父母,自己却深陷孤独。如果孤独是一种困境,他又该如何解困?散文集《青白石阶》带给读者最深刻的启发,便是在讲述自身处境的同时,给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脱困之道。

他从书籍与文学中汲取力量。在《价值》一文中,他写道:“幸运的是,我读了点书,虽然考上大学,但腿脚没有力气,站也站不起来,生活无法自理的我也就没办法去远方读大学,但毕竟是读过几天书的,也有幸接触了文学。这条小径上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便是史铁生,初读史铁生先生的《我与地坛》,史铁生先生在地坛里的生活模样让我很是向往,向往那份勇敢。”人与书籍、与作家的相遇,是缘分,亦是注定。这是马骏莫大的幸运,倘若未曾遇见史铁生,他的人生或许会是另一番模样。他也从日常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中汲取力量。“阳光布满大地那一刻,我便时刻清楚自己的模样,既然外表已经无法挽救,但心灵的寄托不一定要用外表来寄托。我该怎么办,我该做什么,光总会穿过躯体直射内心告诉我答案,这也是我期盼光芒的一个理由吧。在光亮下我写该写的,想该想的,说该说的。”渴望阳光,是马骏内心世界最鲜明的印记。对他而言,阳光不仅是现实中的光亮,更是精神层面的指引,让他坚信:无论现实何等苍凉,光与热从未彻底消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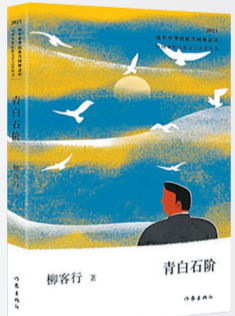
《青白石阶》所展现的,正是马骏的成长之路与逆袭之途。二者并无孰轻孰重之分,也不必区分先后。日常观察与阅读所得,或并行不悖,或彼此交融,共同为他的内心滋养着力量。

这位考上大学却无法入校就

读的“95后”,是身体上的弱者,却是精神上的强者。身体的磨难,马骏早已习惯;而内心的挣扎与煎熬,才是最痛的,也是他在这部散文中着墨最多的部分。这样的文字,本就是一场真诚的倾诉。写作于他,如同对挚友倾吐心声,毫无保留,无须掩饰,笔下所书,皆是心中所想。这是马骏对读者的赤诚,亦是他对文学的赤诚。除了一颗赤诚之心,他还拥有什么?而拥有了这颗心,他又还需要什么?

这是一部书写困境之书,更是一部反抗命运之书。荣誉“骏马奖”这一国家级奖项,固然是对他意志的极大肯定,但回望最初,从马骏提笔写作的那一刻起,反抗的姿态已然确立。在《坦然》中,他写道:“我笑世俗是枷锁,却无法困束我的心;我笑目光似尖刀,却无法刺穿我的脾脏;我笑批判如恶魔,却难抓住我的魂。”一个无法前行的残疾人,可能遭遇怎样的目光与言语,可想而知。换位思考,我们能否承受得住?又能否写出这般锋芒毕露、不屈不挠的文字?对马骏而言,与文学相伴,是一条与岁月同长、奔流不息的长河。

品读此书,视角的选择,远比收获的感悟更为重要。视角决定立场。怀一份敬意,审视他在生活中的挣扎与抗争;敬畏苦难与无常,敬畏人性本真的力量。坐在轮椅上,不沉溺于自暴自弃、怨天尤人,反而提笔书写内心的焦虑、暴躁与不甘,最终收获感恩、快乐与幸福——这是多数人难以做到的。



《青白石阶》  
柳客行著  
作家出版社

## 偷读岁月

□李杰成

我的书房,不过是家中朝北的一间斗室。一张书桌,一把老旧的藤椅,还有桌前的一株仙人掌,剩下的地方,便被几架书橱毫不客气地占满了。

书橱里的书,横七竖八,挤挤挨挨地立着。日光灯的光线是清冷而平板的,流淌在那些书脊上,红的愈见其新,黄的愈见其旧,倒也相映成趣。我的少年时代,倒有一大半的光阴,是消磨在这间屋子里的。

记得刚上初中,每晚便坐在这书桌前,面前摊着的是印满公式和习题的作业本,灯光将我的影子拉得长长的,投在背后的书橱上,那影子像一个沉默的巨人,终日俯瞰着忙碌的我。窗外的世界是诱人的,楼下孩子们追逐的嬉笑声,远处马路上隐约的市井声,都像一只只无形的小手,挠着人的心。然而,比窗外更诱人的,却是身后那几架静静站立的书橱。它们像一片密林,幽深得很,藏着许多我所不知道的秘密,牢牢牵动着年少的心。

于是,写作业便成了一种需要策略的行动。我将笔盒竖在面前,又将课本高高地垒起来,筑成一座小小的、自欺欺人的城墙。然后,从最下面一层抽屉里,极轻、极缓地,抽出一本早已预备好的“闲书”来。大多是小说,或是本有趣味的散文,书页已微微泛黄,带着一缕陈旧的纸墨香气。我将它摊在膝上,或是夹在课本中间,装作一副凝神思索习题的样子,心思却早已飘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。

耳朵,却还是忠于职守的。它高高地支着,捕捉着门外的一切动静。客厅里,电视机的声音是很好的掩护。可一旦听见父亲那沉稳的脚步声,或是母亲轻轻的一声咳嗽,我全身神经便立刻绷紧,手腕一翻,那“闲书”便像一条滑溜溜的鱼,迅速地没入抽屉深处。身体也随着微微前倾,手中的笔匆忙地在纸上划动起来,眉头紧锁着,俨然一副钻研难题的勤勉样子。待到脚步声远去,警报解除,才敢吐出一口长气,再将那条“鱼”悄悄捞出来。这一番窃读的惊险与欢愉,有时胜过书页里的故事。

至今想来,那些偷偷摸摸读来的东西,反倒记得最牢。清人张潮说,少年读书如“隙中窥月”。那时我何尝不是在生活的缝隙里,偷偷窥探着文学世界的月光呢?正因为这光是“偷”来的,须得屏息凝神,全神贯注,每一个字都仿佛被

心跳加持过,印入脑海格外深刻。那种“窃读”的紧迫感,反而成了一种阅读仪式。而那间小小的书房,便是在这种半是紧张、半是甜蜜的氛围里,为我构筑了一方小世界。书橱里那些排得严严实实的书脊,不再是冷冰冰的装饰,而是一个个有体温、有呼吸的朋友。它们沉默着,却在我面前展开一个喧嚣的世界: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让我第一次在琐碎的“人事”中窥见了历史的宏大齿轮;《沧浪之水》则让少年的我初尝人生的复杂况味。高尔基说,阅读是心灵与古今智慧的结合。那时,我正是在这间斗室里,完成了与无数伟大灵魂的初次邂逅,他们沉默的教诲,构筑了我精神世界的启蒙版图。

如今,我已不再是那个需要偷偷摸摸看书的少年。我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书房里坐上一天,再不必竖起耳朵,提防那突然响起的脚步声。午后靠在这里,随手抽出一本,风吹哪页读哪页,那些沉淀了许久的文字,依旧能带着我往更深的世界里沉潜下去。可是,那当初偷读的乐趣,那种夹带着惶恐的、甜蜜的颤栗,却再也寻不回来了。

斗室还在,书桌、藤椅都还立在原来的地方,书橱里的书又添了许多。我依然可以在这里与明万历年间的朝臣辩论,与沧浪的清水映照,少年的惶恐与成年的从容得以相认。冯牧先生曾说,散文需要“一双洞彻生活的慧眼”和“一种真诚而自然的抒情”。这间书房,正是练就我“慧眼”的暗房,也是安放我“抒情”的原乡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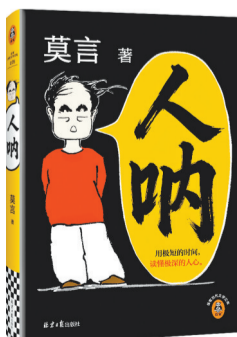
(CFP图)

## 《人呐》

内容简介:

《人呐》收录莫言81篇精悍之作。篇幅虽短,余味悠长;文字极简,力道千钧。莫言以半生阅世的通透与悲悯,将人间百态、人性幽微凝于数百字之间,写尽人心深处的复杂与纯粹、温热与寒凉、荒诞与坚韧。

他不把故事铺满溢,只留冰山一角;不把道理和盘道尽,予读者无限回味与想象。这部作品既是莫言对自身写作边界的再度突破,更是一位文学大家历经千帆、阅尽沧桑后,对“人”这一命题朴素而深刻的叩问与感怀:人呐,本身就藏着世间所有答案。



莫言著  
北京日报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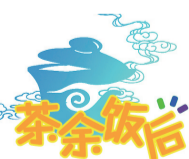
## 《戏外之戏》

内容简介:

此书从社会文化史与性别研究双重视角,全面探析清代京城戏园文化,聚焦士大夫与伶人在舞台之外的交往互动,深挖梨园私窟制这一被边缘化、猎奇化的历史现象,打捞一段被遮蔽的过往。作者以《凤城品花记》《品花宝鉴》等梨园花谱、小说为研究样本,结合文人笔记、日记、官方档案、戏曲史料分析指出:花谱本质是士人维系精神特权、构筑浪漫幻想的载体,揭露了士伶关系背后的权力落差与消费剥削真相,完整呈现清代戏剧观的演变轨迹。



吴存存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## 精彩书摘

●我已无暇顾及过去,我要向前走。  
——米兰·昆德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

●天地间充斥着生的豪情,风里梦里也全是不屈不挠的欲望。  
——史铁生《比如摇滚与写作》

●我要在我的落拓人生里,高歌破阵。  
——惊竹娇《君不见》

●出发,到新的爱与新的喧闹中去!  
——阿尔蒂尔·兰波《出发》

●光明是黑暗的左手,黑暗是光明的右手。  
——厄休拉·勒古恩《黑暗的左手》

●有些乐章一旦开始,唱的就是曲终人散。  
——张嘉佳《从你的全世界路过》